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高宗時知揚州呂頤浩上奏曰臣竊以金人褁百戰之兵一年之内兩犯京師天祐陛下不墮敵中躬有神器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務成敗安危繫於施設臣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弊之

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算遠圖布昭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揆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

諫路而擇其善總覽羣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

頤浩特進觀文殿學士上奏曰准尚書吏部牒備坐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邊事乞大詢衆庶奉聖旨行在職事官以上各具所聞實封聞奏仍限五日者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政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

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騖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騖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敵人情偽與夫戰陣之畧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輙陳今日備禦十策條具如後

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

雖有項氏之彊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
嬰孤城外迫彊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彊
暴而復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己便民慨然顧治
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
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陜右諸州近
復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
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敵騎漸迫京東州
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竊恐京東州縣及淮南

宿亳等州縣望風而下則不可支吾矣伏望陛下
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己近考
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税
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户避勍敵
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賊
盜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
所有逐州軍軍粮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況
京東州縣累經大敵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曾種

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遠裔不善攻城惟金人慓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敵縱横之後鄉村有力人户盡挈其家屬牛畜資産入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敵或入山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此

一路之民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拒知洛陽不可守沮韋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願收民心者此也

二曰定廟算臣契勘金人駐兵於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詢羣策迺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彊弱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鑾輿渡江夫渡江一事不得

已必為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魏武
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舟師挫之
苻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謝安遣兵
以敗之況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而金人
殘忍貪暴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為彊彼之彊
不遂弱耶昔韓信論項氏以謂其彊易弱與此相
類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議定廟算陰為過江之備
而大為拒戰之資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彊

弩料彼已明斥堠以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

昔范雎論高祖光武之畧以謂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二三蹉跌臣願定廟算者此也

三曰料彼已臣聞用兵之道在知彼已知彼而不知已必敗知已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

者以將帥不知彼已亦未嘗講究彼已之長短也

臣頃在鄜延環慶路見我師與夏人接戰每迭勝

迭負未有敗衂如今日之甚者蓋鄜延環慶皆山

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薊歷趙魏絶

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兵馳突四通八達步

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之所長在騎兵我

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平原廣野決不

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掩擊為將不可不知也金

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入泊逐水草號曰入瀫注山西州軍及燕薊諸處契丹有國時擇美水草之地數千頃禁人耕鑿留以養馬其人謂之馬入瀫入瀫之後馬不餵料止食青草七八月間馬乃出瀫之際敵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畧曰以一月之粮與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种師道與契丹相持於白溝是年大暑敵人以酷熱不

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於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觀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已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

以保萬全臣所貴知彼知已者此也

四曰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於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彊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彊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

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虚語哉今彊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雎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禄膏粱之奉安存

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歉然不滿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全斌下蜀未嘗過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關南亦未嘗妄進官資以其飢則著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臣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

五曰明斥堠臣契勘金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

是選擇彊壯有物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敵騎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十二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令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葢敵騎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

報不及近年之弊往往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人次年正月在金人寨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彊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怪駭又如累年以來敵騎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令治舟楫紋簰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

六曰訓彊弩臣嘗考近年以來金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金人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鐵騎張兩翼前來圍掩為將者全不預謀分兩翼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嘗觀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敵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彊弩今欲禦騎兵捨彊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且馳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騶發矢

道同的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蘇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又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三年環慶路築大砦泉种師中將前軍羌酋比精者領鐵騎萬餘人前來奔衝師中下馬號令以彊弩射之乃退雖相

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四軍太師引精鋭來寇霸州大戰於永清縣北郭藥師用河北第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黄弩神臂弓藥師本將人馬分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黄弩神臂弓射之敵騎少却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彦國時為第十五將可召而問也日近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知彊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為軍

千人操弩敵人騎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彊弩並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每為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器中雖最能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逐將下能射神臂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不快不若彊弩之輕捷臣願訓彊弩者此也

七曰分器甲臣嘗觀敵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以言之敵人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斂至薄而緩急以丁點軍器甲鞍馬無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擐甲冑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黥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脩長者或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

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之卒無力自辨器甲可勝歎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三等蓋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於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人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全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步人戴笠子不能禦箭有奔心則無披髆之類是也非特此也敵人軍行有車乘牛畜般載器甲所

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般載器甲之具步人全裝則困於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令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

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既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州與順昌府敵人志在刼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秋冬之交睥睨淮

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水戰今朝廷雖於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敵而上流州軍自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荆州引兵窺吳周瑜策曰曹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觀曹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

衝闘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於赤壁所謂蒙衝闘艦當講求其法製造於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用亦不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鶻或曰游艇臣又嘗於雄霸

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二員一員自荆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設施利害申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

九曰控浮橋臣契勘泗州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兵防守泗州浮橋矣竊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敵

兵或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
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藥師提騎兵
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内侍
梁方平雖領精鋭人兵在黄河北岸以失於探報
不意敵騎遽至人兵倉卒奔潰幸南岸守橋人望
見敵中旗幟急以猛火焚斷纜索遂不得濟敵人
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
五日乃得濟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竊前去措置

若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於南岸却以舟船濟渡過往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爇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侔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

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汴都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以還闕乃時巡淮甸駐蹕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

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敵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旣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敵騎亦須逼江此實忠臣義士殺身徇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於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可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

用兵善料敵彼知聖駕駐蹕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必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内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幾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一軍屯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靨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烟塵所向大將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

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於糜爛不振又至於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於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可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圖可考昔漢高祖望熙布置陣如項羽其心惡之且熙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厚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

廣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竒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疾速處畫揀閲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竢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説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帥賞罰未明人不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嘗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士曰吾

父子以溫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隻箭今日大將誰肯率衆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陣於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衆號三十萬以助世充諸將怯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於兩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於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有地利我為主彼為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

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衆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閒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所願審形勢者此也

顧浩又奏曰臣今月十七日准入內內侍省遞到金字

俾降付臣詔書一道臣已望闕祇受外臣仰惟陛下聖
德日躋睿謨天縱方逆臣作亂倡導敵人侵犯淮甸之
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諸將上下用命
屢奏奇功遂使勍敵退兵生靈按堵凡所謂善後之策
固不能逃於聖算矣尚且發德音下明詔俯詢舊弼問
以方畧仰見陛下盛德謙沖將屈羣策以圖中興之大
業也臣雖老且病然荷陛下非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
恩輙以所見析為十事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

之方綏懷之畧具在十事内雖智識蹇淺無所取材然
臣生長西北兩邊出入行陣踰二紀耳聞目見粗為習
熟謹繕寫進呈所兾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
無任兢皇戰懼激切之至

一論用兵之策臣契勘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歲久目
覩金人與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
復戰而契丹之衆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
天性聖孝痛北狩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

使卑辭屈己祈請講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敵性貪婪吞噬不已自王倫之回踰四年矣歲歲舉兵侵犯川口去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敵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月間必傳箭於敵中秋冬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支梧賦斂終至財力困竭此不可不用兵也況不用兵則二聖必不得還中原之地必不可復僞齊資糧必不可焚或

曰如此遂廢講和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之復示弱以紿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此用兵之利也

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人本契丹所屬之國止緣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以致憤怨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氏政和年間內侍童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於盧溝河聽其狂計遣使由海道至女真國通

好女真既滅耶律氏兵益衆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猖獗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國相尼雅滿也為之謀臣者劉彦宗烏舍貝勒蕭三太師高慶裔王芮張愿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斡哩雅布札木國王伊都羅索貝勒三太子四太子達蘭郎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横行天下又近十年彼之勢可謂彊矣然尼雅滿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於不戢

自焚之禍部曲離心久矣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又敵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彊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彦宗斡哩雅布伊都札木國王羅索貝勒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則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

向我之戰兵未及交鋒悉已遁走近年以來陛下
留神軍政揀擇精鋭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
已精矣陛下聖性精於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
甲宫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令器械畧
備矣兵既精器械又備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
不怯勇於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敵於鎮江張俊
獲捷於明州陳思恭邀擊於長橋去年敵人初到
淮南世忠首挫敵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

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遂取天下況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少緩哉

三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敵人風俗每遂年四月初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濼入濼之後禁人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濼飼以麥豆準備戰鬬又敵人所長者在弧矢之利

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及遠故自古至今凡遠裔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歷代將帥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于宰相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知兵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嘗鋪引杜牧之論具劄子奏陳次日進呈之際蒙聖諭以

為夏月舉兵乃周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而豫賊之子已與敵酋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秋末復為邊患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有不可失之時容與大臣決策定議除赦大將速為之備於今年四月初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餉之方招懷之畧臣一一條陳

於後伏望睿明深思熟計廣詢博訪施行乞賜睿

察

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東北人自中原陷敵以來

傳聞京西路殘破為甚京畿次之惟京東路河北

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安堵如舊然苦於劉豫苛

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玆蓋祖宗德澤感民

之所致若乘斯民徯望之深出敵人不意之際舉

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收人心

慰民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舉兵之策矣臣欲乞於即令所有戰兵數内差撥五萬人選大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仍差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為應援又別選大將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趁今年四月内便風泛海前去攻沂密至青濰州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遣大將一員提兵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可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竒兵

渡淮擣順昌府陳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勑大將所至不得殺人不得刼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豫什一之政明出黄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買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伏者主管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黄河以南必先為我有者蓋謂是也乞

賜睿察

五論運糧供軍事臣已條具分三路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米一萬二千石臣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船附帶前去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矣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界大兵所有軍糧由淮河水運可到

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惟是自泗州趨汴京之兵五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石前期運至泗州准備諸軍附帶入界南京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中敕大將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食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刼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

所至搜索劉豫父子所聚糧料准備資給金人者並行焚毁紹興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諭以焚毁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合具奏知

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臣於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敵酋四太子人馬未得濟渡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

敵酋及具奏聞以萬乘之尊仗雷霆之勢車駕所
至自可以聳動人心銷弭群慝此議未決而臣罷
政其事不行去歲秋末敵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
決策下親征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罔敢退縮
斬獲既衆敵遂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
社有靈遂將恢復之兆也臣嘗考五代時耶律氏
方彊德光舉兵破汴京之際大遼彊盛自古亦罕
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位慨然有發奮之心親統

諸軍巡行塞上其出師也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不血刃歐陽修撰五代史云世宗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料彊弱較彼我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兵北伐乞時暫移蹕權駐鎮江府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況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乞賜睿察

七論經理淮甸臣契勘淮南東西路平原廣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選擇守臣經理之際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欲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除濠泗州壽春府差武臣外其餘並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於三月間多種早禾六

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場圃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别差官仍訓敕令講求羊祜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産鹽地分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興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考榷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五百萬貫浙東西歲收七八百萬貫下户部勘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産鹽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

選守臣乎或曰敵酋若犯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
不然去年宣撫司嘗奏武臣楚序等守承楚泗州
矣金人相近望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
禦之備若小小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
不問文武官皆不能保守也但當較其利害大小
事體輕重而圖之綏懷之畧自此者始此其要也
乞賜睿察
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

相持前後五十年每出兵接戰勝負各相半惟自金人猖獗以來中國之兵未嘗交鋒望塵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舉而圍汴京再舉而破京城又再舉而犯揚州又再舉而渡大江并陜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備器械又敵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彊梁横行如往年哉以近事言

之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
捷於仙人關去歲九月敵犯淮甸我師累捷敵人
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屈
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嫚如此之甚今
王師已振敵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伐
之期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於事臣對曰
不然昔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
心歸之項羽雖以其地析爲三秦徙高祖於漢中

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況此舉必可以擒劉麟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考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之事力而户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日會計户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聞退以來切料户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

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梧豈不寒心哉況中
原之人强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數年之後
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
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睿察
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
五遠裔之長技三未嘗不歎服錯之知兵也以今
日論之敵人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
南當以舟楫取勝蓋舟楫者非敵人之長技乃今

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一萬煕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之患今者國家與敵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其捨諸臣自少壯時遍走兩浙京東河

北及敵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處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河北諸郡及敵中諸郡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岸下先補船主梢工一官依臣所論齎一月之糧前去沂密州仍選差曾在京東界與人接戰將兵授以全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肯臣劉豫之人在海山間聚衆屢與豫賊相抗可遣也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於青濰州界交

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鋪兵士後來為兵官嘗屠戮敵人留在青州者人亦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下見管人兵之數遙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人范温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軍充廂軍若盡行刬刷歸范温處約得五千人已一萬人矣又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處遇僞齊海船可用者即留之

其不可用者即焚之趁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敵人雖有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夫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全之計豈可緩哉乞賜

睿察

十論并謀獨斷事臣嘗考古之帝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帝欲伐吴羣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舉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合一舉而

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武之資方敵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於前宰相臣料六人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敵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已然之事斟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

急是非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之久出入將相踰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舉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原牽制川陜敵兵紹興三年春臣已定計北伐樞密院機速房具有案底偶遇致堯髙公繪自敵人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事中輟今又二年矣夫敵性反復金人尤狡譎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已極矣去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為之備秋冬閒若本國别

無牽制必舉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茍時暫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舉兵吏乞質諸大臣參訂禁從博訪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於畎畆間安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

萬死乞賜睿察

貼黄臣契勘自金人入境以來天下之論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説膠擾曾無一定之

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璹張邵輋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相繼入國竊料敵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畧無顯效斟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舉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哀愚

之言或可備收採謹具奏知

頤浩又上奏曰臣昨日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視諸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陳不可近日自杭州舟行到常州縁諸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范濴又以為不可縁此鬱鬱臣仰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尚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

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踰孟津左仗黄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來於棘門灞上細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胄平定禍亂如揄窠園之役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率史大奈秦叔寳纏麾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此皆聖人英武之畧但陛下今日不

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騁畋獵不當身屬櫜鞬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於治哉臣願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鬱鬱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

頤浩又奏曰臣契勘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冦淮三年正月遂直犯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蕭𢡟中引兵冦江今復稍退此皆天佑本朝聖德昭格之所致也夫敵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

措手矣將以創中興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蹕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易通於川陜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然後速發大兵一頭項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頭項往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於明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本立矣然後乘大暑之際遣精鋭之兵與劉光世渡淮犄角而北去由淮陽軍沂州入密州以搖青鄆命張俊躬親統

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兩路餘民心懷我宋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覬也若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為之君將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内伏望聖慈考漢高祖馬上治之之迹法唐太宗櫛風沐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二邊出入行陣二十餘年今者年踰六十近在軍中頗覺

筋力衰憊非復昔時之彊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所幸未填溝壑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乞賜睿察

知福州張守應詔論事劄子曰臣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卻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廷不

當枝詞蔓説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財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儻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

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畧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于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陝西抵川峽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之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

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碁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斛悉出於東南而轉輸未嘗以為病

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委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轉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絶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户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歳終遣官覆

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而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笞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畧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

也今既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其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畧臣熟計之猶為末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名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夷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内修政事外攘夷狄惟修政可以攘夷狄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為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

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勸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遠人之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茍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茍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力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以正四方何患天下之

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

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

守為殿中侍御史乞詔大臣講求政事劄子曰臣聞天

下之勢歷數脩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

不可為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

之久振古未有而兵革之戢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

德澤之深基本之固歷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

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覩中興則内修政事外禦強敵

在於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仄席日再御朝而公卿羣臣上體焦勞廢休澣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為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設施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於正持危必期於安援天下之溺必期於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於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嘗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

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
心當事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騖不足之時
尤當愛惜寸陰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人踐蹂京西殘
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為備猶恐不
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
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
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
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日力不至虛費有

以上助陛下大有為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為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獄訟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於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

守知洪州論遣使劉子曰臣叨膺閫寄職事之外不當冒言天下之事伏念受陛下大恩目覩利害不敢嘿嘿

但已惟陛下留神裁擇臣竊覩陛下屈己與金人講和
誠以梓宮未即山陵兩宮久闕大養孝思之切委曲聽
從至於復河南故地雖官吏軍民復見太平官府為幸
而凋瘵之餘與敵接境猶未得奠枕而卧也故復河南
之地利害未為甚重向者金使之來王倫之還具言金
國無所須索梓宮兩宮所許甚確指日渡河朝廷乃遣
王倫藍公佐奉迎比聞金人輒留倫而反公佐臣在遠
外固不能知曲折而道路之言以謂金人之留王倫欲

盡變前日之議且以還河南之地為大恩而責歲幣之數梓宮兩宮則未有還期道路之言雖未足信然臣以理揆之惟一倫則可以盡反前日之議矣又聞金國前主和議之人皆因事就誅則前議之變理之必然也夫金人之用事者今既非主和議之人則和議之成與否不可知特以嘗遣使發詔故未能盡變初議他日必以中國所不可行之事而為釁端矣其始不須歲幣今乃首以為言其始許還梓宮今乃置而不論止以區區河

南之地為大恩而責報焉他日之事固可見矣是宜長慮却顧以為善後之圖若執一變因就彌縫僥倖萬一之成非計之善也為今之計非可以其變詐而遽廢前議亦當遣使遜辭且議要約且議歲幣徐為之謀不憚使命之煩擾也其議要約也若曰陛下卑辭厚禮致恭於大國大國遣使下詔而還復其侵疆講信修睦之初國人延頸以俟梓宮兩宮之還今既愆期上下觖望何以展四體盡事大之禮乎向日賜許借使行人失辭國

人無由户曉也儻或未從緩而圖之蓋金人之意俟我迎請之堅且急也必厚有邀求以敝中國臣恐中國之力無以滿丘壑之欲也以至疆埸之事必不得已亦當遵用前日契丹故事必使中國可行然後為善其議歲幣也若曰國家全盛之時盡有河北山東膏腴之地故或可辦今山東河北盡屬金國河南新疆瘡痍未瘳而東南數十州歲幣安從出哉反覆議論必不得已而與之則契丹之數亦不可過也然臣之欲使人往反議論

者欲陛下戒以密覘敵人盛衰虛實徐察天意而為後圖惟是明詔大臣激厲諸將拔擢偏裨簡閱士馬積財聚備器械以為意外之備而和議之成與否且當置之度外可也夫以陛下聖明天縱必洞照此理而臣愚過計猶懼陛下孝悌之至亟欲梓宮兩宮之還或墮敵計中而有噬臍之悔耳冒貢狂瞽出於愛君憂國之誠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裁赦

時秦檜為相和議成然猶以梓宮未還母后欽宗未復

詔侍從臺諫集議以聞禮部侍郎曾開上疏畧曰但當修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不待屈己陛下之志成矣不然恐非在天之靈與太后淵聖所望於陛下者也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曰今日不當説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歴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高宗時秦檜力主和議刑部侍郎陳槖上疏曰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捨此不為乃遽講和何

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人厚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稾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葢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為戒故指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我所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葢金非可以義交而信

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也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敵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

兵部侍郎張燾上言曰自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首以是為言今七年矣往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所

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願以先定規模為急

燾為吏部尚書上言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發自聖斷不復謀議便欲行禮群臣震懼罔措必已得梓宫已得母后已得宗族始可議通好經久之禮今彼特以通好為說意謂割地講和而已陛下之所願欲而切於聖心者無一言及之其情可見奈何遽欲屈而聽之一屈之

後不可復仲廷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之不如豈不獲
罪於天下萬世

端明殿學士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大略謂宜以天
下為度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駕御諸將
當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命講讀之臣取累朝訓典及
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以裨聖學又監觀傷善
妨賢之讒偷安苟容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讒罔上之
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

其用賤已奉以佐國當自執政始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臣大將然後可制置一官可省宜令沿江州縣各備境内總以漕帥上自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委任得人乃防秋上策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贊密勿留宿衛者願求其人置諸左右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

吏部員外郎廖剛奏曰臣伏見廟堂近因江南探報事宜頗懷疑慮謀畫方深臣輒有愚見仰瀆聖聽伏候採

擇臣嘗考唐德宗之在奉天徒以飢羸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危殆極矣惟人心未去出死者衆卒能戡定暴亂恢復大業今吾甲兵猶可以決戰取勝非若彼之寡弱也北有重江之阻重兵又當其前非若彼之窮蹙也聖德日躋人心愛戴天之眷佑斷可識矣顧豈不足恃邪羣臣往往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故未見端倪而遽為遷徙之謀臣竊謂動靜之間亦在審其緩急而已何謂所當急周防要害之津申嚴

斥堠之法重賞必罰使之疾於飛鳥此為事機最要者
顧可緩邪鑾輿或須順動則所幸之地預當經理使如
天之不可升萬萬無窺伺之理然後可此為事體最重
者顧可緩邪而自得報以來未聞朝廷有急切措畫指
揮此臣所未諭也建康鄱陽勢未暇議自會稽而南惟
永嘉與福唐所當留意永嘉之險可恃與否臣所不知
如閩之四境三面皆重山峻嶺稍加人力不復可犯東
南則大海形勢之勝殆是天設永嘉固順便若論遠險

恐多不知也臣顒速降指揮下本路增修寨柵以備不時之廵所有盜賊未息臣顒曲賜赦宥因遣一重臣往宣德音使潢池赤子得以自新彼且感恩激義悉為我用大抵閩之風俗重義尚氣君臣父子之心雖為盜而不變此臣所知也何謂所當緩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又況動而有安危之機乎今所在民物凋弊不堪重擾盜賊竊發多是乘時若非事勢有大急廹詎可輕動臣顒陛下熟

計而審處之期於不失機會而已有如不得已而至於幸閩則凡供億之事必責他路致於海上而出戰之兵亦環駐於鄰境閩人無所困苦則宗社所寄安於泰山矣然後恢復之計徐可圖也將臣相臣經畧四國少須有成進撫中原正位布命如日麗天亦何傷於往者之虞淵乎雖然臣愚竊料今歲敵騎勢分必無南渡之事伏望聖慈姑寬憂念以慰天下臣前所陳固懃下策猶如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無所用之則志願得矣

惟聖慈察其區區幸甚

周林上奏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聖人之順乎天常以時觀之聖人之因乎時常以事觀之時者天之所為也事者人之所為也事之未至先時而起其失也過事之已至後時而縮其失也不及視其事之所在則知時之所可而天之所與也上穹悔禍神贊令圖敵人之來侵者既遁盜賊之竊發者既除士氣振躍而不驕兵食給足而不乏事之如是時

可占矣傳曰時哉不可失伏願陛下奮乾之剛發離之明乘時競辰應機而作中興之功指日可待以副上天平治天下之意不勝幸甚

右正言陳淵奏曰天命雖周公不敢知然今日之事以理觀之天之眷宋未有艾也何則祖宗之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有窮已故也臣請試言之昔我太祖皇帝市不易肆而得天下太宗繼之四方僭偽不勞而服真宗仁宗視民如傷屈意和戎以安赤子不殺之德

入人心髓後更五世以至今日中間姦臣繼執國命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故遠裔得以侵侮中國自古王室遽爾敗壞遂至於不可支持者未有酷於此時然民心猶未離也豈非祖宗德澤在人未竭而民之戴宋無窮乎觀民之從違則天意可得而知矣方淵聖入繼大統雖兄弟之間不能無疑而獨於陛下親厚此有以見天意也當是時大臣如耿南仲之徒尚可以獻疑於淵聖者無所不至及其奉陛下為大元帥莫有阻遏之者

陛下雖欲不去京城不可得也此又有以見天意也使北之行未果敵已大入方圓引還而二聖遠狩皇族內外莫不扈駕以往而陛下適遠父兄之側故王室陵夷而宗廟社稷賴陛下復存此又有以見天意也天留陛下以興我宋其意之篤蓋如此當此之時但當欽承天意以追復祖宗之舊而已蓋天之所以付陛下甚重而其責亦不輕若二聖未歸宗社未復天下未一金人之仇未報則祖宗之業因循而不復振而陛下之責亦不

能塞矣此宜朝夕罷勉坐薪嘗膽而以為憂然以今日之勢觀之蓋有未能遽如陛下所欲者蓋大江之南荆湖之間與夫閩廣之寇尚為内患故也夫歸二聖復宗社一天下以報金人之仇而内患不除若出師北向以窮遠畧則鼠竊狗偷近生肘腋亦足以牽制我矣故當先靜其内然後外亂可弭也諸葛亮必擒孟獲然後出師蓋為是爾往者朝廷嘗命宰執副以大將先由福建以次及江東西湖南北之盜蓋有意先平内患也臣以

謂既有以平之必圖所以守之慎擇守令毋拘以常制而使之以愛民為本豈獨施於内而已哉雖削平僭亂鞭撻敵人而臣之亦可也

章誼上奏曰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将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説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将佐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闕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錢

食錢並從一例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升半别無衣食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朝廷旁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土大段不同並無戍卒若分就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薪芻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儉約已自不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屯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三也

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使之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

誼又上奏曰臣竊觀陛下繼承大統號稱中興而險阻艱難實同創業中外臣子豈無英才肯為陛下圖事揆策闢國彊兵出死力抗勍敵者乎雖有此人陛下深居九重誰聽誰受陛下何不定都東南深固根本擇一二大臣俾之居守然後親御六飛練兵選將廵荆楚之郊

用關陝之衆結羌夷之歡引蜀漢之利攘却撫綏以見武節則深謀至計奇材猛士將雲集而景附矣方陛下春秋鼎盛之時鬱鬱於此而不兼收羣策成馬上之功蓋執事者未之思也臣不勝區區之願

諠又上奏曰臣竊見國家軍兵之散在州郡者不可勝數平時虛費錢粮復邀犒設將來明堂大禮决須恐迫州郡希望給賜朝廷若不預行措置必生變亂以臣耳目之所覿聞者可舉而言也自來大禮未有藩鎮今藩

帥之安於本鎮者與州郡一等其軍兵之數給予之物朝廷不必措置也若夫藩帥之被兵而素仰給於縣官者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取辦於本鎮乎仰給於朝廷乎此其可慮者一也張用已降指揮鎮撫舒蘄而未能就職孔彥舟雖罷鎮撫而所領部曲實在湖南岳飛留老幼於徽州劉綱寓次舍於溧水四人者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二也自餘統兵之官謂之盜賊則有恭順之名謂之將帥則無攻守之效或屯方

州或據縣鎮尺籍伍符不登於樞府列營移戍不由於
信宣如韓世清之在宣城郃青之在太平楊勍之在臨
江吳全之在洪府張忠彦之在吉州韓京之在茶陵劉
紹先之在江西大者有衆數萬小者不下數千將來軍
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慮者三也朝廷大帥如
吕頤浩劉光世張俊辛企宗所統之衆見今有司經營
應副已自費力將來軍兵賜予之物其誰辦之此其可
慮者四也四者之外州郡各有隸將不隸將禁軍與夫

土軍廂軍又復不住招剌以填闕額自來大禮運司州郡各有椿辦僅能免責今者在處官司往往空匱將來本路本州軍兵賜予之物縱能辦集而前項軍兵之寓其境上者何以給之與之則虛張軍數而難周不與則侵陵官吏而為變若非朝廷預有措置深恐臨時別有喧競伏望睿明深詔執政大臣早賜經畫

誼又奏曰臣竊惟朝廷暫駐江左以避金人葢非得已當為攘却恢復之圖以振大業然金人累歲南侵朝廷

亦累歲奔走此豈金人計數之得哉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頃歲駐蹕揚州是時陛下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而斥堠不明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東此宰相之過也前歲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食足財豐據長江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守矣而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宰相之過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不知陛下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為陛下任此事者陛下幸守東南

以固根本瞰臨江海憑據險阻兵將不乏糧賦未匱不乘此時講明守戰之策外遏敵人之侵而僥倖無警萬一事起倉猝大臣復欲棄陛下之土疆遺陛下之人民委陛下之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檝戰守之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則必漕運轉輸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自辦然後陛下親帥勁兵健將

宅中指授分遣信使往來督察重賞以勸功嚴罰以懲罪其誰敢不用命哉若以江左地狹不足有為則金人之師必不盛於苻秦金人之謀亦不踰於曹操苻秦敗於東晉曹操衂於全吳當是之時江東之勢何如哉伏望聖主考古驗今委任大臣早賜措畫不勝大幸

誼又奏曰臣竊觀自古創業之君與夫中興之主必能屈羣策以為智合衆力以為彊因山川之險阻以為固然後守位以仁故無敵於天下今智能籌略之士或上

章公車或侍從交薦陛下固嘗官使之矣未聞試用其言此制敵所以無策也今中原雖失而淮甸江東戶口百萬多力敢死之士不可勝數陛下不合而用之此國勢所以不彊也水有江海之險而樓船戰士檝師沒人有所不具陸有山林之阻而民兵土豪地形阨塞無人統理此山川之險阻所以不足恃也陛下承累聖付託之重號稱中興實同創業專用太王去邠之仁以當金人內侵之勢日朘月削何時已乎陛下誠能奮乾剛屈

羣策合衆力因山川之險阻且戰且守北向而收天下則金人不足滅也惟陛下財幸

誼又奏曰臣聞唐德宗幸奉天兩稅度支使包吉寓揚州儲財賦八百萬緡將輸京師而淮南節度使陳少游恐脅取之度支使蠟表以聞時礀難煸結帝未能制乃曰少游國守臣取度支財防他盜耳庸何傷遠近咸稱帝得其機少游聞之果不自安即羞悖上表請償由是觀之多難之世事有守正而危從權而安者矣臣竊見

宣撫處置使司屬官李允文挾降將張用之兵擾江湖兩路之境輙用便宜擅更守宰虚張戰功覬冒官賞罪狀明白朝廷既得其情俾之歸司恩貸厚矣允文排徊鄂渚尚以張用不肯放行為觧近者張用縢表有頥聽節制之言縢牒奏陳有耆老借留之請高衛懼其豪暴難制至今不敢之官如此則鄂州但留假守未有帥臣又復馬進之兵相望咫尺蘄黄之盜止隔一水若朝廷堅執前降指揮深恐人情别生向背設使别授守臣又

須遷延日月內不足以安張用反側之心外無以杜盜賊闚伺之意此正安危之幾所宜審訂之日也昔漢祖悟淮陰假王之請躡足行封卒定帝業臣觀今日徊難㷰結不減於有唐而陛下恢宏大度同符於漢祖投機之會豈不以少游淮陰為念哉伏望少留聖慮更與宰執商度容此小醜俯徇鄂州士庶所請徐為後圖不勝

大幸

武義大夫曹勛論和戰劄子曰臣竊惟天下大器宗廟

社稷大計四海生齒大本皆繫於國之安危在今日利害不出於和戰之間議國事者當先審所尚而定國是國是者天之所與時也時之所行事也當戰則戰當和則和先後緩急不容無一定之論必措國於至安然後天下大器定於不傾宗廟社稷隆於鞏固四海生齒保於輯寧雖必世百年守之不易可也不審所尚而逐紛紜之論僥倖於萬一名曰嘗試之說天下之禍莫大於以國徇嘗試之說可為寒心者也且國之安危與已之

進退得失孰輕孰重已之進退得失與人之毀譽好惡何損何益人臣而能辨此然後可以議國事苟惟以已之進退得失為心則必以人之毀譽好惡為重彼以謂人之毀譽好惡與其已之進退得失實相妨也故言戰則人朋而隨之者多譽之者亦多其心非一一明乎戰有必勝之道也特以謂主戰者不失為尊主強國之說今日言之譽之者必多固無害於已之進他日雖和亦無害於已之進蓋和亦不可忘戰是今日之言與他日

之言皆無害於己之進而當戰與不當戰於國之安危不問也言和則皆睥睨而不敢隨者以和難保也今日言和固不妨己之進一旦有異焉則必大得罪而去不若言戰之兩無害於己之進也而當和與不當和於國之安危亦不問也況言和則主戰者惡之惡之則毀至矣於己之進豈不大為害乎二者皆不以國之安危為心而惟以己之進退為心以人之毀譽好惡為心此今日之風俗紛紜之論所自起也陛下所與圖回天下不

過宰執數人而紛紜之論亦足以眩數人之聽是以廟
堂之上主戰者陽為尊主強國之言以收小人之虛譽
其中未必真有善善之策也陛下不用其言則以拒諫
竊議於陛下以弱國騰謗於同列浩然引去亦不失高
爵厚禄而小人之虛譽愈歸之主和者亦不知固執其
所見往往惑於尊主強國之言而求免乎畢主弱國之
謗進則迎合主意退則雷同衆人所謂國是果安在哉
臣所謂以國徇嘗試之説可謂寒心者也上天崇正統

於中國保固祖宗積累之基純佑陛下之聖德眷命纘承
將以光大久長於其後故周旋調護成此安定之期若曰
人謀恐未易致是臣不得不辨者惜天意與陛下聖德混
於紛紜之論而不知所分也臣聞強弱異勢不可期也人
身不能無病能不諱病則可以全身國不能無弱能不諱
弱則可以圖強弱而為強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
欺天可乎春秋時呂甥為王城之盟謂秦伯曰晉國之小
人不憚征繕以立圉君子則不然曰必報德有死無貳納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必不然秦伯曰是吾心也
歸晉侯而成盟國復强晉君子可謂能審所尚也方其弱
則言弱能不諱弱則足以養强也能養强則足以成强也
使人臣之謀皆如晉之君子國何患哉陛下察今日紛紜
之論如晉君子之言乎抑皆晉小人之言乎君子小人不
能逃陛下聖鑒則陛下刑賞行矣單于嫚侮議兵樊噲請
以十萬横行匈奴季布曰噲可斬鼂錯發七國之難吳楚
兵起錯乃居守而勸景帝親征又方與調兵食身斬東市

非衷盡私意也人臣自為紛紜進說而不可用不加罪焉
且誤國矣亦不加罪焉孰不以嘗試之說售其身乎其言
不行又無所加罪是以肆為紛紜而無所憚也臣觀今
日之事非前日之比者以天定故也申包胥曰人衆者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臣觧之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人
衆者衆之所為凶德已極自求禍者也天豈樂禍乎人
之所為凶德已極禍必自至天不能庇故曰人衆者勝
天前日之事也天之於人禍終不悔乎其報已極復圖

安寧是為天定人何以勝之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今日之事也臣請以東晉宋武帝驗之東晉之渡江也謀復中原之臣如劉琨祖逖庾翼桓温之徒皆可以有立而卒不能成功者天定也苻堅為江左之舉以百萬之師一敗於謝玄劉牢之身死國亡計不旋踵豈謝玄劉牢之之勇過於苻堅乎天定而堅欲以人勝自取禍也宋武帝得關中棄而不守知赫連之必來也宋武棄關中赫連即取之由是南北舉安知天定而不敢為不定天祐

之也故天定則人主之意不可不定主意定則人臣之意不可不定君臣之意定則天下自定定不定禍福如彼之明可不畏哉今陛下與腹心大臣酌天意之大定以斷國是以今日已有成策已見定效尚可復容紛紜之論崇虛名而令國受實禍乎敵欲求安易於保安者守邊不動為長久之計則敵保安之策也我欲求安難於保安者恃敵不動則我保安之策也彼既不動我非特保安而已因得自治焉則千百之安在我也臣之所

望於陛下者此也萬一為紛紜之論所惑以蹈至危則臣所望於陛下者未易就也此臣之所甚憂也願陛下毋忽臣言奉二儀之無私揭日月之大明聳山嶽之不動行四時之信令則陛下之所欲為者自是無不可為者矣臣不勝至願

中書舍人周麟之論守應之策曰臣聞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大計已定斷然無疑非徇一己之見也而千萬人之說莫能揺非苟一時之利也而數百世之議莫能

易此其為利害亦豈必天知神略而後知之惟所見者審而通乎事機所持者要而當乎人情所言者順而合乎天道所操執者彌固則所成就者愈大古所謂聰明賢聖大有為之君建功立事類如此仰惟皇帝陛下察問如虞舜憂勤如文王總攬權綱綜核名實則又與漢之宣光比立國於此固自有一定之計而近之言時事者乃紛紛而不一軍旅之言厲閭巷之言戚士大夫之言感厲有所憤戚有所憂此其常態耳未至於大害治

也惟惑之為害蓋有不可勝言者此無它銳與怠之謂也銳者言兵而欲用怠者諱兵而不言言兵而欲用是喜功也諱兵而不言是偷安也自講和以來九廟寧矣東朝安矣赤子休息矣成功著見昭昭可知陛下方且慎遣重臣厚將信幣以堅永好以釋羣疑而汩之以喜功之説其可乎渝盟弃好陛下之所不為也當朝廷閒暇脩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不可一日忘者陛下方且頒明詔飭庶工懲緘默之風革驕怠之弊欲人

人相與協濟國是而委之於偷安之說又可乎視漏忽傾陛下之所不取也如臣所見粗有確論曰守曰應兩言而盡之耳當無事則思所以守有不虞則思所以應思所以守自治之謂也思所以應不得已之謂也守之者在我應之者在彼在我者有常者也惟其有常則雖信睦交通不能廢吾之所以守在彼者不測者也惟其不測則雖事變猝至不能逃吾之所以應今夫千金之家固其垣墉常人之所及也若曰吾與親黨為鄰不吾

害也至慢易其固守之具而弗之理豈不備宅盜哉所謂自治者如此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言自治之為可畏也獸蹂于田荷戈而逐孺子之所知也若曰吾將委肉而飼之不汝驅也而獸且噬人矣雖欲不逐其能安乎所謂不得已者如此漢元康中乘匈奴之衰議欲擊之魏相不可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

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忿兵兵忿者敗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亦言應敵之不得已也蓋能守者能應之道也守之無不固則應之無不勝矣守之既固則銷盟折衝人莫予侮且將無敵之可應焉昔人所謂善之善者理固如此臣顧陛下增修德政厚施於民蓄材俊廣儲峙敦本而抑末去華而務實明賞罰而一於信振威令以致其嚴考將帥之能否而為摩厲之方察士卒之勤惰而求養用之實凡可以為守國之

具者靡不恢張而徧舉如此守無不固矣度山川之遠近視道途之險易孰當其阻孰當其衝孰為之聲援孰為之掎角孰為之統一凡可以為應敵之機者靡不素定而默諭如此應無不勝矣守國之具皆可以熟議而應敵之機不可以豫言惟在陛下力行之心識之執中自信而已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人心危而易動易動者浮言之所以興道心微而難知難知者至理之所以隱君人者不過屏衆多之

慮致精一之思執中自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堯舜禹之治天下相傳以一道不外乎此數語者伏望陛下睿斷不移操一定之計圖守應之策以為執中自信之道而毋惑於喜功偷安之説則千萬人之衆莫能揺數百世之遠莫能易徼諸人事質諸神明臣之斯言庶或無愧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提㸃成都路刑獄公事馮當可上書曰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遭時多艱再造宗社不憚屈己修好息民然識

損過中寢成甲弱弱形著見然後强敵生心夫濟寛以猛濟弱以强猶救火必以水救寒必以温不得不然善為强者先强其志意志意强然後舉事以著其强形强形見則弱形銷矣陛下審知敵盟之必敗也兵必不可弭也當赫然慨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為下罪己之詔感動中外顧與社稷俱為存亡天下聞之孰不投袂而起此舉事以著其强形之一端也且君為元首所以率先天下鼓動萬化自古未有人主退而能使天下進人

主怯而能使天下勇惟陛下勵其強志著其強形赫然有一怒安天下之心忠臣義士無不感應人心一奮士氣百倍何所往而不可昔真皇澶淵之役陳堯咨勸幸蜀王欽若勸幸江南惟寇準決策親征國家太平之基一戰再定當時果幸蜀果幸江南則靖康建炎之事已在此時矣今之形勝又不比全盛之時車駕已在江南無復可往之地福建二廣陛下可到彼亦可到蜀雖險阻形勢廹促如鼠入牛角必不能久今匹夫舉措猶知

吉凶悔吝由動而生何況萬乘而不深思一動之間變故莫測將士觀望忠義之氣沮喪散而為盜賊大事去矣其與移蹕建康使天下增氣皆憤然北向為陛下爭先死敵萬萬相逺又沿江備禦朝廷雖已措置然尚多闊踈臣自蜀出峽凡有兵將所在必親見其人問其策略審其虛實以備陛下詢採大江數千里諸軍屯營不一不能盡言姑以湖北言之荆南鄂渚上流要衝荆南兵力甚弱雖添循灘萬卒不帶家口日夜思歸統制官

不伏李宏節制無事之時猶慮變出不測緩急豈能為用問其戰守之方惟恃壅水護城水口在城外與敵共之敵得水口塞之可以灌城決之可以攻城李宏本田師中部曲今自為一軍田師中疾之恐緩急必不相為援田師中又老且病借有忠義之心已不能躬擐甲冑出入戎行矣然則上流要地已不可保彼田師中者二十年講和靜無所事高堂大厦玉帛子女富貴安佚至矣及今有事豈不自知度其心亦願退避終保富貴然

難於自言惟陛下急擇忠勇壯健如李宏李顯中之徒易之上流之地可恃以保而田師中亦必銜荷聖恩矣又沿流諸軍無所總統譬如有指無臂筋骨胱落安能擊搏攫拏屈伸如意今敵使既還恐兵端便開望陛下急擇文武大臣有威望衆所畏信者屬一人於荆襄屬一人於江淮有威望衆所畏服莫如張浚劉錡則陛下既用之矣然猶有謗借其譽望不當便置之前行勝負兵家之常萬一小跌揺動諸軍今使之總統諸將諸將

自當前列錡獨任指蹤利害差遠亦致重之道也張浚嘗誤陛下事陛下不以為賢然方今天下皆以為當用日夜跂踵願陛下用之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願陛下捨一已之好惡以天下為心勉用張浚以副人望一日之間決能使軍民回心踴躍鼓舞其效亦非小補張浚憂患頓挫更歷耆老已無少年輕鋭之氣惟陛下深察之兵不徒用必資財賦財賦非自天降出於民力軍興已來三十餘年賦斂煩重民之津脉竭矣蜀民

冠昏喪祭之禮盡廢風俗急迫愁嘆無聊荆湖盜賊正
晝攻刼田野蕭條州縣上供月椿無所從出往往多仰
征稅所在稅務持弓挾矢要遮船舫名曰征商其實刼
奪貧商小賈至有棄舟逃遁者長江上下人不敢行臣
不知福建二廣然以此較必不能獨豐裕也平居無事
諸軍之費月給一月常懼不繼一旦用兵費必十倍國
無所藏民不可取惟陛下痛自撙節惡衣菲食輟內庭
之費以佐軍用自古克濟艱難未嘗不由恭儉勤勞陛

下誠能至誠克己蠲損切身之奉以養戰士自被堅執銳之夫豈不知感激奮勵捐其軀以報陛下者内而公卿大臣外而監司郡守下而富商鉅賈州縣兼并之家雖使分其家財之半以佐軍用亦將甘心誠以陛下率之以身也兵有衆寡擇將統臨整齊訓練朞月可振惟財用在今日最為難事版曹司會計之臣當日夜精思省官吏減州郡冗卒精核當否無一毫妄費者庶或可以應辦州郡冗卒充守倅白直之外一無所用一路監

司凡三四員間有闕官止一員而兼數職者略不聞有廢事然則官亦可省矣必官闕而事廢乃可建置然則雖從省併自不廢事大抵精微會計委曲周旋必不取於百姓然後根本不摇此今日之大務也又人主當艱難之際圖回事功聽言用謀當聽而不聽當用而不用當有為而不為當速而緩與當緩而速如發機括差之毫釐利害立見惟人主清心静慮公聽遠覽然後能隨宜應變願陛下踈遠閹寺絶去便佞使私意無所干擾

取舍無所熒惑專一誠意與賢士大夫骨鯁謀議之臣同心戮力共濟大事臣前所言望陛下移蹕建康選將練卒用張浚劉錡總統諸軍節用損己以充軍費餘皆末事也非事之本也惟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興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今日之所當為者必能以次而舉無不切當然後命大臣留守宫闕陛下如建炎之初馬上從事以數千騎往來循撫諸軍江淮荆襄無有定處使敵莫能知測

臣知雖未及戰敵已知畏矣夫敵人雖強其強易弱非
誠得天下之心其實強驅而南陛下與之抗衡不必大
勝粗足支敵一二年間彼釁隙自開幽燕兩河當有起
而斃之者陛下有半天下帶甲三十萬非舊空拳者又
長江巨澤地利在我何所畏哉然今日之事誠急迫矣
如救焚拯溺須臾不及便繫存亡臣料敵使既還朝廷
必有大措置一新天下耳目旬日之間寂然無聞臣恐
廟堂之議猶欲遣使祈請冀和議可以遷延以臣計之

萬無此理三年前敵焚榷場南牧之計已定矣雖云遷都其實意欲自臨行陣雖千百祈請徒自貽羞決不能回今年未動不過明年幸其早動陛下恐懼脩省整頓條綱猶能及事其動愈遲則禍愈大不可及也臣於紹興八年嘗蒙陛下名對是時適敵使請和臣以為疑陛下不以臣為疏遠微賤與之反覆數四至煩聖喻以為親屈已之意其後太上梓宫歸矣中華太母還就東朝之養天下幾年不見兵革不可謂無得於講和然無以

善其後臣之愚言猶有驗於今日臣今又被名旨敵人適欲敗盟臣又以其狂愚冒瀆聖聰望陛下特垂聖覽採而用之無使狂瞽之言又驗於異日也臣被病昏塞語言無次干冒宸嚴罪當萬死惟陛下裁赦

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曰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

而始縱忘積年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疏奏秦檜大不悦

應辰為戶部侍郎應詔言事曰臣準尚書省劄子三省

樞密院同奉聖旨以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食足兵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聞奏者臣伏見上天助順元惡殄滅其主新立畏天之威遣使通和辭意勤篤陛下方且不自暇逸而預為防秋之備不自賢聖而博盡群臣之謀天下幸甚蓋自近日以來傳報不一或以為其主寛厚能得衆者或以為懦弱不立者或以為急於和親欲復還河南地者或以為彼方厚立賞格以勸戰士如唐鄧陳蔡之類失而復取其志蓋未已

者或以為河朔羣盜擾其南而契丹之遺種攻其北者
昔漢光武初定天下臧宮馬武皆以匈奴衰亂時不可
失光武答以北敵尚彊而屯田儆備傳聞之事常多失
實古今通患實在於此要之為國計者不當問敵國之
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東晉之季苻堅以百萬之師戰
勝之威長驅入寇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晉人懔懔
有吾其左衽之歎至於淝水之戰虜衆奔潰首尾不支
卒以亡國然則敵人雖盛未足為我之患也晉之謀臣

皆欲乘苻氏敗亡開拓中原王師一出盡得兖青徐豫之地然而君臣宴安無復顧慮以謝安之勲勞猶不見容而道子元顯之流出而用事晉之不振實自此始然則敵人雖衰未必為我之福也臣故曰不當問敵國之盛衰顧吾自治如何爾令詔㫖以足食足兵為慮此二者皆自治之要也臣請先言足食之説昔人以為縣官當食租衣税然漢文景之盛或賜民田租之半或盡除之或三十税一武帝征伐四方窮極奢侈於是有鹽鐵

酒酤之禁昭帝即位一切罷之至於後世或用或否唐至徳宗用楊炎之説盡取軍興以來暴斂横賦合而為兩税又用張滂之説始有茶禁凡漢唐之所征取榷禁者今皆不能易矣然劉晏號為善榷鹽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歴末乃六百餘萬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宫闈服御軍饟百官禄俸皆仰給焉今止以淮浙計之歲収一千三百四十萬貞元八年榷茶歲得四十餘萬緡今則歲収二百四十萬矣世固未有善理財之

人也獨不知劉晏復生其於今日財利尚能有所增加否乎至於其他所取名色猥衆曰經制曰總制曰無額上供曰折帛曰州郡寛剩曰僧道免丁曰寺觀寛剩曰大軍月椿曰贍軍酒息曰糴本總其所得又十倍於兩稅而不翅也然則今日利入之厚漢唐之時與吾祖宗之盛皆所不及也宜其財聚於上不可勝用矣而大司農無經旬之儲至於仰貽宵旰之慮此其故何也臣嘗以謂取之多則宜有餘而或以不足取之寡則宜不足

而或以有餘以文景輕徭薄賦而貫朽粟陳以武帝籠天下之財而用度常不繼唐王仲舒觀察江西奏罷榷酤錢九十萬既三年錢餘於庫粟餘於廩孔戣節度嶺南盡除它名之税免屬州負逋之緡錢二百萬而公藏私蓄上下與足由此觀之不在乎取之多而在乎用之有節也今日財賦自其外而言之左藏一歲所出比於紹興之初其多已增倍矣臣不敢遠引前古姑以陛下之初政為率則其間所當裁節者固不少矣仁宗至和

中諫官范鎮乞明詔中書樞密大臣考求祖宗朝及天聖中官吏兵數與天下賦入之數斟酌損益立為條章上下遵守則國用有常而民力有餘矣此亦微臣所望於陛下也凡百官有司浮冗之費可以參酌舊制一切減省惟是軍旅之用日以增廣因循浸久遂為成例一旦更革固亦未易然而賞典之冗濫獨不可以甄别乎尺籍之偽冒獨不可以考覈乎此特在陛下指麾之間爾又自用兵以來中外爭言便宜往往多出於希功徼

幸之意如措置營田如結集民兵如招納歸附之類錢粮器械一皆取足於朝廷曾無毫髮之效亦莫知其何用也熈寧間韓絳以大臣宣撫陜西所費十八萬緡終無成功衆議沸騰以為大咎今所謂十八萬緡不知其幾矣況其事行之初議者固疑其有不可故臣願朝廷之上有所興為與衆共之使可否之論畢陳於前然後擇而從之如漢宣帝使公卿議屯田利害反復詳盡庶幾無輕舉妄費之失矣雖然此特言其外者而已至於

內府之財則有非外廷所知者周官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然則王之用度雖曰不會要不出乎式也太府掌九賦九功之貳受其貨賄之入共其頒財則以式法授之而式貢之餘財則以共玩好之用元豐更定官制以金部左藏案主行內藏之出納而奉宸庫則隸于太府所以示天子至公無內外之異也自紹興十三年始詔內庫不隸戶部太府有司輙敢會問與供報者皆坐之中外之人不知所以然者何也疑

詞異詭無所不有臣竊覩陛下清心省事仁民愛物一皆出於天性宫掖使令既已不備又從而出之教坊音樂既已不聽又從而罷之此豈以外物為樂哉比以戎士暴露備邊犒師招軍市馬率從中出此豈以多藏為利哉而臣猶有不能已者竊恐賜予之間或過為豐厚而失於撙節出納之際或習為寛縱而失於考察雜色供奉冗食無用之人或雖澄汰而未盡也今陛下恭儉於上而左右近習與夫貴戚之家第宅池館窮極華美

田園邸舍連亙阡陌此固不能使人之無疑也夫有不忍人之心必有不忍人之政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葢有之矣願陛下推其所為損之又損始自宮掖次及外廷如此則聖德日新人心誸服而實恵及乎天下矣先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至於當損之時則二簋可用享況於匪頒好用之類乎且臣聞之有國家者未嘗不以民心為安危惟我祖宗覆育天下斯民愛戴有隕無二尤見於艱難之時陛下試以東晉觀之方晉之

國於江左中原分裂夷狄自相攻擊故邉境僅得以少寛而變故内起岌岌乎無終日之安所患者王敦也敦既死而蘇峻祖約連衡犯順所患者桓温也温既死而王恭商仲堪稱兵内向所患者孫恩也恩既死而盧循徐道覆相繼擾亂蓋其基本尚淺人心易揺故姦邪得以肆行而無所畏也自建炎以來金人之禍甚於東晉然而戶口雖或流離而無背畔之志盜賊雖或竊發而無響應之助彊悍之將不能以使其下之為非暴虐之

敵不能以禁其民之向化此皆祖宗德澤之所固結陛
下仁心之所感動相與扶持扞蔽以至今日豈曰小補
之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以為保
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數既而智伯攻晉陽
決水灌之沈竈產鼃民無叛志凡今日之所以取諸民
者臣已具陳於前矣願陛下思民心所係之甚重閔方
令民力之已竭而求所以振救之惟有節省無益之費
使財用充足然後賦斂之不得已者可以次第蠲除庶

幾疲瘵之民得以蘇息則其為國家之保鄣者豈有已哉臣請言足兵之説昔陸贄有言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可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也至和中朝廷招募新兵諫官范鎮以為財用不足民力凋敝而又欲募兵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何如耳方儂智

高寇嶺南之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死亡奔北不可勝紀然狄青所以取勝者僅落數百騎爾此兵不在衆近事之效也臣以為陸贄范鎮之說切中今日之病自講和以來諸將坐擁重兵初無尺寸之功而高爵厚禄極其富貴安享優佚養成驕惰無復激昂奮厲之志兵籍雖多初不閲習或拘之以為工匠或敺之以為商賈或抑之以為僕廝之役既厖使之以不當為之事又侵奪其所當得之食行路之人皆知其不可用也

已而敵騎奄至曾不一戰望風遁逃浹辰之間而兩淮之地蹂踐幾遍方且恬不忌憚恣為誕謾列上戰功誑惑羣聽危急之際被旨應援乃或游辭詭計顧望不進陛下雖嘗取其不用命者治之終未足以震服中外且鈞是罪也而罰有輕重人猶不能無詞況於或罰之或賞之乎故其免於罪而蒙賞者不知愧怍而反謂朝廷之可欺偃蹇傲睨日以滋甚陛下捐金帛以賜士卒適以資其刻剥之計至於怨讟並興無以自解乃復奏功

第賞超越資級動以數萬唐李愬平淮西奏請將佐以
下官凡百五十員憲宗謂裴度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
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以此校之
今日之事無乃太甚乎方無事時朝廷有所使令率以
詔旨行下或陰為遷延或公肆欺玩或直抗執而不行
不知一旦有急能惟命是聽以循國家之難乎四方之
人何所觀望三軍之士何所勸沮雖有貔虎百萬將誰
用之故臣之所憂不在乎兵之不足而在乎軍政之不

脩也且今中外之兵其老弱強壯不可得而分也其逃匿死亡不可得而見也然則雖欲益兵亦不知其所以益矣諸葛亮出師無功或勸以益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反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由此觀之亮非徒不肯益兵也又欲減省之蓋勝敗在

將不在兵兵多而冗不若少而精也臣願陛下内自省察以前日之失為在已奮發英斷力行大公至正之道而不牽於異說之私賞善罰惡無偏無黨示天下以好惡所在使人皆洗心易慮以聽陛下所為然後兵籍之多寡人材之高下皆可以按見其實謹其訓練之法號令必行等級必嚴技藝必精心志必一周旋進退將無所不可者矣昔人論兵蓋有一可以當十者亦有十不當一者此顧用之何如耳竊聞朝廷方簡閱州縣之兵

取其半以待不虞之備此誠有不得已者去冬固甞發諸郡弓弩手什之七矣彊之使行驚擾狠顧州郡有調發之費室家有離散之怨既至軍中大率奴虜使之初不藉以為戰鬬之用也大敵在前何甞得一夫之力且所謂正兵者技止於此况其下者乎而又有甚不便者夫盜賊之作常生於細微州縣之兵雖不可施之於大軍而追胥討捕防護鄉井蓋所以銷患於未萌也晉武帝罷州縣兵山濤陶璜皆以為不可及永寧以後盜賊

羣起州郡不能制此往事之鑒也去冬既取所謂弓弩手者州郡無備則或發諸縣尉司弓手以守衛城郭縣又無備則或押差編户以代弓手之乏貪猾之胥緣為姦無所不至或差或否均被其擾夫天下之事順人情而行之則如水之就下拂人情而行之則有挾山超海之難故聖王之政山者不使居川而渚者不使居中原此非有神奇巧妙也亦曰順之而已令民之在田里者則拘之以縣縣之廵捕者則執役於州州之守衛者則

分隸於諸軍豈所以為順哉議者患州縣之空虛也則請各置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為之強宗富室平日挾其財力以武斷於鄉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賄賂明報仇怨有甚於盜賊者朝廷知其不便尋即寢罷蓋凡所以開闔動摇至于數四公私煩費騷然不寧而訖不得其道理者皆起於州郡之無兵也令者詔旨止令選其強壯就各州教閱則固未必調發也惟陛下精思熟慮於不得已之中有所裁酌使州縣不至於無備田

里不至於重擾則州縣安寧而朝廷安矣臣仰惟陛下臨政願治于兹有年國宜益富兵宜益強而顧以不足為憂凡在臣子孰不皇恐臣竊以為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際其能積微而致著革弊而為治者要必以至誠為本以力行為要不尚虛文專取實效用其人必責以功聽其言必驗以事使欺偽者有所不敢為而忠臣義士皆得自盡以奉其上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詩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又曰思無邪思馬斯徂夫馬之蕃息

何預於人君之心思益物無小大苟非以誠心持之則所行之事其施於外也必苟簡所用之人其應於上也必滅裂又安能還至而有效乎今日之事特在陛下加之意而已臣竊覩今之風俗大率以欺罔為尚夔路帥臣自謂訓練精兵二萬及監司核實初無一卒東南鑄錢祖宗時歲不下百萬緡比來止以四十萬為額又盡收天下之銅有司以為可鑄三十萬則是七十萬也去年所納僅及五萬而乃以六萬為羡餘而獻夫以欺罔

如此既不以為罪又或從而賞之人亦何憚而不為欺罔乎此風不革則天下之事所以仰勞聖慮者何時而已耶臣不勝惓惓獻其愚忠惟陛下裁赦幸甚

直秘閣喻汝礪上裕蜀策曰論天下形勢必資之秦論秦雍軍須必資之蜀秦與蜀壤界之國也擁四川之饒據五路之強而中興之大勢定矣仰惟陛下至明旁燭而用之以晦大德丕冒而用之以恭於是結二國之信致諸侯宗祧徼上帝之福錫之天下綏靖河洛澄一峭

渭天下胷腹也今已據其胷腹則號令之施足以掩天下矣光復大業紹開中興千載一時也臣竊謂蜀宿重兵歲月淹久一歲供億無慮千萬緡玉壘豐腴爆於轉輸西海羽毛燼於器甲而蜀人之力日以殫矣仰賴陛下惻怛晨興念慮遠方慨蜀漢宿兵之久憐岷峨飛餉之勞乃詔樞臣徙兵闗右全蜀父兄亟蒙福祉自謂可以少蘇一日之間矣然臣竊念之其弊猶在者官冗是也水濁則魚困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

且蜀之力何以困兵蠹之也非特兵蠹之冗官病之也

益自軍興以來於是有制置司之官於是有都漕司之官於是有州縣酒官及催撥運米官之流煩擾乎供須

崇侈乎饋問公私焦然物力耗竭困罷空寡老弱罷病而蜀之人益以瘠矣伏願陛下伸之以訓辭裁之以紀

極省官併局則益利罕不急之負薄賦緩征則潼夔有息肩之日如是則蜀日以肥可以餉秦秦日以勁可以

遮蜀中興之業永為萬世無疆之休

汝礪又上恢復策曰嘗考荆楚之區北臨漢沔南薄夏廣東界吳會西瀕巴蜀諸葛孔明以為用武之國者是也外帶江漢内據巖阻魯肅以為金城之固者是也孫權都武昌黄龍之元徙都建業以陸遜輔其子鎮焉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依荆州之險足以為國之隱蔽故耶又使步隲守西陵程普守江夏呂蒙守陸口朱然守南郡而魯肅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益陽之間是數公者皆天下魁桀奇偉豪爽萬人之英而權悉

付之以上流之任其意葢以為先據夏口則上流之形勢可全又據楚關則南夏之勢彌廣夫孫權雖威行江東據有八州騁技賈力不足以駕二方之雄而劉備曹公天下强對也陸遜非劉備對周瑜非曹公對卒能窘劉備於西陵蹴曹公於赤壁破壞摧辱退步千里夫豈有異故哉誠以楚關為城長江為池而得上流之便故也仰惟陛下受命中興恢復疆宇大縣數百名都十二自河而南悉主悉臣光復舊業系隆我宋世之議者棘

欲蹠孔明跨有荆益之言誦杜甫江陵望幸之句以謂中原父老虚心注目顒望陛下朝服濟江駐蹕諸宫臣愚則謂其説是矣而時則未可也臣自岷江筝小舟漾䕫峽泛荆渚浮夏口倚泊九原廬阜督草郡守例兼田官已而徜徉四顧迴眺千里獸蹄鳥足寂無人聲正念戈兵斬刈歲月汙久穡人彫傷牛畜肆玩則地何由闢粮何由積將何以奉萬乘供百官哉取諸岷益則岷益鮮耗而無窮竭諸鄢郢則鄢郢養求之未給伏願陛下

少復侯之加以數年地益增治粮益得藏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侯之歷歲滋久河潼畿甸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古鼎於大邑可也臣書生駑弱僭論國事輕觸宸嚴惟陛下赦其愚尚孰一計之

監察御史劉行簡論人主不憚改為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謀無遺策事靡不濟者無他焉機變敏速不憚改為而已臣請以漢高帝之事

言之始高帝聽酈生撓楚之計封六國後且將刻印付之聞張良之説旋悟其非亟命銷印群臣勸都雒陽議既定矣聞婁敬之説即日徙都何其易改耶處非常之時建非常之業不得不如此也方今盜據中原四郊多壘軍旅洊興國用耗竭可謂處非常之時矣陛下所與群臣早夜圖回者無非安朝廷定社稷弭難銷兵足國裕民之事可謂建非常之業矣然而機事之來間不容髮謀不能皆密也知其疎則改之舉不能皆當也知其

非則改之機變敏速正在此耳臣伏覩陛下近降詔旨以謂承中否之運不啻創業之難自非陛下既知其難聰明宏達思慮至到惡能知其難若此哉臣謂陛下既知其難則當以前古創業之君如漢高帝者為法凡群臣論議於前陛下固當審思然知其可用則敏而行之無憚改作如是乃可以濟功如其循習拘攣若可若否則雖平居閒暇且猶不可況今日之事哉伏惟留神財

幸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一